

韩国现当代文学精选

妻子温柔敦厚却暗藏玄机，胞妹花好月圆却沦为豪门怨妇，情人魅惑奔放吐露终极秘密——多重角色令他陷入中年危机：手术台上游刃有余，却在精神道德的痼疾前成为败将。面对谎言编织成的现实，他意识到，一切源于一个异常久远的玩笑。

非常久远的玩笑

〔韩〕朴婉绪 著 金泰成 译



韩国文坛常青树宝刀不老再写情感大戏
惊心动魄描摹韩式家庭善恶伦理



上海译文出版社

〔韩〕朴婉绪 著 金泰成 译

非常久远的玩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久远的玩笑 / (韩)朴婉绪著;金泰成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5

(韩国现当代文学精选)

ISBN 978-7-5327-4781-8

I. 非... II. ①朴...②金...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516 号

아주 오래된 농담

박완서

本书根据实践文学社 2000 年版译出

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

图字: 09-2008-296 号

非常久远的玩笑

[韩] 朴婉绪/著 金泰成/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47,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4781-8/I·2662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 T: 0512-52397878

目 录

虚无的预感 /	001
离轨的预感 /	021
掉落的面具 /	048
狗和狼的时刻 /	069
久远的玩笑 /	090
敞亮的病房 /	118
死不瞑目 /	135
凝滞的时间里的蛇眼 /	172
五封电子邮件 /	199
四十六朵玫瑰 /	215
尾声：世上不存在的地方 /	242
作者后记 /	266
译后记 /	268

虚无的预感

医生沈英斌和韩光、柳玄琴是小学同学。英斌和韩光一直在班里争一夺二，而玄琴则在同龄姑娘中鹤立鸡群。他们虽然彼此间不一定不在意，却似乎并不亲密。他们是在经过考试才能进入中学的年代上的小学，如今都已经是四十五六岁的人了。

三个人只在小学六年级时同过班，后来不要说一个班，甚至不曾在同一所学校念过书，彼此各自走过了三十年。三十年，把不怎么亲密的小学同学的名字都忘掉，是绰绰有余了。但是在这段岁月里，英斌还是忘不掉韩光和玄琴两个人的存在。人难免会对某些目光记忆深刻，而不管那目光是善是恶，而在沈英斌脑海里浮现的，常常是韩光和柳玄琴的目光。然后，仿佛猛然间在他自认为在自己掌控下的意识的电路上出现了故障，他便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有如审视他人似的疑惑地审视

自己。

这种情形,大约是在那件事之后开始的。那是英斌、韩光和玄琴都考入各自投考的学校后,距毕业典礼还有不太好打发的几天时间里。在第一、第二次考试中都没有考上的孩子干脆不到学校了,而到校的孩子们则只有强烈的玩耍欲望,可是他们除了应试学习一无所能,只是一味地吵闹、蹦跳、追追打打的,肆无忌惮。正在这时,班主任发下了卷子。

习惯是可怕的,一碰到卷子,孩子们就紧张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安静了下来。那是正在夜大读教育学硕士的老师出的问卷调查。老师说请坦率地如实回答问题,不必填写姓名。条件反射似的紧张起来的孩子们,对老师讲的注意事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在这个世界上,想匿名做的事成千上万,能做的却什么都没有,这是这群同龄孩子的经验极限。如果匿名交升学考卷,那么六年的学习就付诸东流了,这个道理是如此严酷,他们因为担心自己犯上这种可怕过失而做噩梦还是前两天的事。孩子们因为得到允许匿名的承诺,便放心填写起毫无新奇感的问卷调查。在二十多项的问卷内容中,有个提问是将来想当什么。正是这个问题,使英斌和韩光未能得到匿名的保障。

收回调查问卷后,老师哗啦哗啦地翻阅,自言自语地说学习不错的小子们不是想当医生就是想当法官,突然又问韩光你想当什么样的医生?用的是讥讽的口气。英斌因为同样写了医生,心里忐忑不安。韩光挺着脖子朗朗地大声回答说,将来要当优秀的医生,为没钱不能去医院的人免费治疗。这句回答对于英斌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却是被人抢走了

的正确答案。老师依然用讥讽的口气问：“英斌你呢？”英斌仿佛来不及喘息就挨了一闷棍，惨淡地说当有名的医生能挣大钱。虽然这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他却因为痼疾般的模范生气质，不愿意如实回答，因为做出与韩光相同的回答犹如作弊似的会令他羞惭。给了没有谁要求的匿名权后又食言的老师笑嘻嘻地将一摞问卷固定在文件夹上，什么都没有说。

那天放学路上，韩光尾随着英斌并赶上了他。英斌和韩光的家不在同一方向。韩光似乎对英斌有话要说。韩光是离学校不远的大马路边上的一家大型私人医院院长的儿子。在英斌年幼时的见解里，觉得韩光当医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因此他写上要当医生时，便有些难为情，就想避开韩光。韩光却带着希望友好相处的表情走了过来。在韩光还未来得及搭上什么话的当儿，玄琴仿佛从哪里冒了出来似的，忽然间横挡在了他们面前，然后又放声大笑起来。丫头的笑声太过尖锐和挑衅性，俩小子不由自主地进入了防御态势。

“听说你们俩都要当医生？了不起呀！我要和既优秀又能赚大钱的医生结婚，可气吧，啊噢。”玄琴说着吐出粉红色的舌头，然后飘然而去。英斌感觉到一阵颤栗，仿佛她那粉红色的舌头在他赤裸的周身盖了印似的。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的痛苦却又甜蜜的颤栗。韩光会是什么感觉呢？他还来不及询问或观察韩光，韩光就逃跑似的消失了。但是，在英斌的记忆里，丫头般白净的韩光的脸上仿佛微微泛起了红晕。

英斌知道玄琴的家。那是幢两层楼的房子。到了夏天，凌霄花顺着支撑二楼阳台的支柱爬上去，繁密茂盛，将栏杆完全用彩虹般的花覆盖

起来。那些花是如此绚烂妖艳，以至于在炎热的夏天经过那所房子，人们几乎会莫名其妙地忧伤起来。对于英斌而言，先前只是因为对二层楼房渺茫的憧憬和那绚烂的凌霄花，才觉得那所房子在那一带特别显眼，至于里面住的是谁并非很重要。但是有了那个事之后，那幢二层楼房就真切地成了玄琴的家。

那所房子对于英斌而言已变得具有特别意义的时候，已经到了冬天，凌霄花的踪迹只是勉强残留在二楼栏杆的枯藤上，开向阳台的门窗也关得严实了。英斌每每经过那所房子时，总是感觉玄琴似乎正站在落地门窗前望着窗外，因此脚步总会不自然起来。他有时甚至想绕过那所房子，有时又觉得似乎下次能走得更带劲，因而总是期待经过那所房子的机会。不过，他没有无所事事地在那里徘徊的勇气。因为窗后的玄琴似乎能清楚地看穿他的内心。那一阵，他常常做顺着凌霄花爬上二楼阳台的梦。梦中的门窗是黝黑的深渊，就是在梦里，他也未能到达那深渊。如火如荼的凌霄花变成无数条粉红的舌头，在他周身无情地印上黏糊糊的印迹，他因为全身被连根摇晃般的怪异快感而松开枝藤坠落，于是他在坠落中惊醒。没有到达深渊的感觉既快慰又恐怖。玄琴的窗，是梦中一次都不曾到达的深渊，在现实里，它也像能吞噬世间一切秘密似的幽深而且隐秘。他感觉到一种忍不住要哭出来似的被疏远感。他终于进入了青春期。

与他梦中无时无刻不在、繁茂盛开的凌霄花不同，从第二年夏天开始，玄琴家的凌霄花再没有盛开。原来简洁的铁栏杆变成了花边似的细

腻的铸造物，外墙贴上了白色石雕，厚重的暗褐色琉璃砖房变成了白色房屋。那时他才知道房子的门牌换成了别的姓，不再是柳姓了。

英斌上高中的那一年，他家也搬走了。当科级公务员的父亲牵扯进受贿事件被免了职，受此打击的父亲某一天突然倒下后没几天就去世了。虽然因为患病时间不长没怎么拖累家人，但是英斌的母亲正怀着身孕。和哥哥相差两岁的英斌十六岁时又有了妹妹。孩子的教育费用是笔不小的支出，四十多岁成了寡妇又怀上遗腹子的母亲，所能想出的最初的对策，就是缩小住房。

父亲不光彩的辞职、死亡、搬家、遗腹子小妹妹的出生，在一年内接连发生。英斌的妹妹英妙，是在他们新近搬过去的那座城市市郊的一所小房子里出生的。她宛如是与父亲替换而来的生命，但与父亲比较起来，她的存在又是那么渺小微弱，仿佛是不必要的异物或是蹩脚的谎言。母亲对四十多岁所得的这个晚来的孩子既没有过于爱之，也没有虐待，但心底里却将丈夫死后出生的孩子看作比乱伦更大的羞耻。

在新搬过去的地方，母亲与周围的邻居完全没有来往，她在生孩子前慌忙地搬家，也几乎让人怀疑是不是因为不愿意被老邻居知道。甚至于为了对她本人同样要永远隐藏事实似的，她在申报孩子的出生日期时，将时间提前到了父亲生前，并且严厉告诫儿子们也要如此铭记妹妹的生日。但是，比生下遗腹女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父亲以腐败公务员的身份不光彩地被罢免的事实。

“谁会想到像你们父亲那样清廉的公务员会背上那种黑锅啊？他虽

然没有详细说明,可是我想,他会不会是被迫成了曾经提拔过他的那个上司的替罪羊?他是很看重义理的人啊。如果不是那么多无法开口的事由和冤屈,他何至于患心病而死啊。你们将来就会知道的,有受贿赂胆量的人,是绝对不会患上心病的。你父亲哪怕只是拿了那些钱的零头,我们也不至于活得像现在这么艰难不是吗?”

母亲总是执著地重复这种话。母亲坚持说父亲清廉的唯一根据,便是眼前的贫困。先于英斌上大学的哥哥咬紧牙关靠做家教挣钱,母亲也在新开设的市场廉价购买了一个店面开了洋货铺,他们总算扭转了局面。其实,英斌一次都不曾因为担心没饭吃或者失去学业而战战兢兢,并不曾品尝到社会最底层的困境。尽管如此,他依然感觉他的青少年时代始终是在贫困的压迫下度过的,这与其说是困难,也许更多的是因为道德的强迫症。

作为父亲廉洁清白证据的贫困,是如此具有道德性,它比纯粹的贫困更让人痛恨和痛苦。继哥哥上法科大学之后,英斌进了医科大学。儿子学习优秀,母亲喜气洋洋。母亲的夙愿是一个儿子握有权力,一个儿子能赚钱。但是,无论她如何喜欢钱,她都厌恶像狗一样卑贱地赚钱或不择手段不道德地赚钱。医生是能既享受适当的尊重,又能以正当收入过上滋润生活的职业,这是母亲心目中的最佳职业。但是,英斌上医科大学却与母亲的夙愿毫不相干。

他觉得不是他想当医生,而是因为他只能当医生,这缘自那层记忆。英斌忘不掉玄琴吐出粉红的舌头叫“啊噢”的瞬间。如果不是那闪

光的记忆，问卷调查上写的将来想当医生之类的东西就什么都不是了。真的什么都不是。你长大要当什么？那是小时候任谁都经常听到的问题，那只是再也成不了什么的大人用来解闷的闲话。孩子们会说要当司机、交警、机器人、军人、歌手、社长、将军、演员、法官、博士、科学家等等，数不胜数，没必要牢记也没必要对此负责。可是，在某处的玄琴知道吗？她孩提时随便伸出一寸之舌说过的话，却在某个男人的特定记忆里扎下了根。

在医科大学承受不了艰辛的课程要放弃时，英斌经常会猛然想到这些。但是，他无法让玄琴的面庞浮现在眼前。她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她成了什么模样的成年人，他想象不出来，如同他对别的小学同学一样。他甚至不知道哪里能够打听到她的下落。偶尔，他会想到她可能拉着弦乐器。那时，他的脑海里也只能浮现出她穿着神秘而朦胧的服装划拨着琴弦的样子，却看不到具体的乐器和面庞。偏偏是弦乐器，或许就是因为玄琴这个名字。

韩光是曾经见过面的。他们偶然在路上碰见，英斌知道了韩光也在医科大学读书。医生是比任何其他行当更容易承袭的职业，韩光去医科大学，也许可以说是自出生时就已经预定好了的。但是，当他确认了韩光在医科大学后，即刻显现出对他的怜悯和敌意：那个记忆也在你身上扎了根啊。他觉得韩光或许能知道玄琴的消息，但是他没有问。和干瘪而疲惫的自己比较起来，韩光显得修长而洒脱。那突显的差异使英斌感到凄惨，不过，他上的医科大学比韩光上的那所更有名气，这一浅薄的比

较多少给了他一点安慰。偶然遇见韩光的那一天，英斌非常抑郁。

两人此后没有见过面，这样便又过了几年。英斌当住院医师第一年，哥哥到美国留学去了。哥哥没有继续参加母亲所希望的司法考试学习。通过收取高额课外辅导费尝到赚钱甜头的哥哥，不大可能进行考试学习了，母亲却憋着劲说等他参军回来就让他学司法考试课程。母亲为了让哥哥安下心来，说现在要付学费上学的只有英妙一个人，等她到了需要花更多钱上大学的时候，英斌自然会拿出学费的。还有我经营的洋货铺做了名牌内衣代理后，也有了跟拿工资的人差不多的稳定收入，我能不能想着给你开辟前程吗？母亲仿佛是向年少的恋人表白心意的老姑娘，轻柔而害羞地提出了建议。哥哥想走他的路，但不是考试学习，他是要去留学。他说已经攒了一笔可以用一段时间的钱。果然是个精于理财的哥哥。

于是，母亲开始用博士儿子之梦来替代法官、检察官儿子的梦。但是，英斌意识到哥哥放弃的不是考试学习，而是长子的位置。对于很早就尝到金钱魅力的哥哥来说，能够这么长时间忍受母亲当作家风似的固定下来的那种道德性的压迫，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哥哥离开后，给英斌提亲，成了母亲的一大乐趣。英斌却每次都以适当的理由予以回绝。“那么挑剔，所以恋爱都谈不成。”母亲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叹息道。不过她对于恋爱都不愿谈的儿子似乎并不厌烦。我真的不能谈恋爱吗？英斌每每对自己抱憾时便反射性地想到玄琴，但那只是名字而已，她甚至并没有作为印象留在他的心里。他觉得即便在路上见到她，他也可能认

不出她而擦肩而过。英斌近来有过连凌霄花都没有认出来的事。

那是去一家名为某某花园的郊外餐厅用餐的时候。从停车场到面向江边的餐厅,要经过一条被朱黄色鲜花覆盖着的拱形隧道。因为那些花似乎不会枯萎的坚实和绚烂,被英斌以为是人造花。当他看到隧道里有无数飘落的花朵,同行的晚辈女教师叫着“啊,凌霄花”,弯腰捡花瓣,叠纸杯似的按顺序叠花瓣时,他的心被刺了一般的疼痛起来。但是,他坐在配楼上望过去,那花丛依然那么花哨而虚假。刚才刺疼我心的的确是凌霄花吗?抑或只是那个叫声?他猛然间茫然而空落落地想。

当住院医师的第三年,英斌接到了韩光想见面的联络。那时他在内科,韩光在妇产科,两人各自在母校的附属医院担任专科医生。他们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哪里,却不曾特意找机会见面。韩光对英斌说他即将结婚了,只想对他一个人面交结婚请柬。英斌直到约定的时刻还在困惑不解:当面给请柬是什么意思?似乎和玄琴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过去一直在恋爱,最终走向了婚姻。若是如此,这是怎样的浪费啊。他仿佛一直为被根本就不存在的虚幻的东西所迷惑而浪费了人生,因而感到冤屈。

先一步到达那里的韩光等英斌一坐下,就诡谲地笑着拿出了请柬。虽然是傍晚,韩光的身上却散发着酒气。夸张的笑声和酒气使韩光说的话看起来仿佛只是开玩笑。尽管如此,在韩光锐利的目光下,英斌依然紧张得尽力伪装成泰然的样子,首先找新娘的名字。原来不是柳玄琴。放心了吗?韩光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做出会心的微笑。

“什么？”

“我们之间还要装什么蒜。”

“什么？”英斌不由自主地腻烦起来。

“那么，你是说，你没想过我的新娘或许是玄琴？如果是我，听到你结婚的消息，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

“小学毕业后，我一次都没有见过她，也不曾听到有关她的消息，真的。”

“这一点我也一样。可是很奇怪，现在要成为我妻子的女人，是我恋爱了很长时间的同届同学，是我们同届和师兄弟都承认的公开的一对，不过，我正式向她求婚却是最近的事。真说不出啊。被玄琴那丫头点了一下，无论如何都让人腻味……当然了，也不是我一个人被点的，可笑吧。就是和现在这个女人恋爱的时候，我和女人的关系是很乱的。你呢？但那些都不过是一时的游戏，现在这个女人，无论作为职业伴侣，还是糟糠之妻，都是最合格的人选。我终究是要继承父亲的医院的。我们家也很高兴我对女人有眼力。但是，玄琴那丫头就像怎么也解不开的疙瘩一直挂在心上啊。不告诉那丫头就举行的婚礼，就像是偷着举办的。但如果那丫头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我几乎会抛开新娘的手，跟着那丫头的牵引生了翅膀似的飞走的。不过，我还是千辛万苦地找到了那个女人，可是，她已经结婚了。坏女人！那女人完全忘记了当初点过咱们。不是装蒜，她是真的忘了。骗子，坏女人，坏女人……”

对，是的。玄琴除了是坏女人不会成为任何别的什么东西。英斌霹

雳似的立刻赞同了。他的同感是如此激烈，差点没揍韩光一顿。

英斌是服役回来后才结的婚，比韩光晚了许多年，是人们通常说的半是恋爱半是介绍的那种。不过，那是母亲喜欢说的话。对英斌而言，所谓半是恋爱半是介绍之说，有如韩国式的民主那么令他作呕。母亲认为，有英斌这样当医生的儿子，可供她任意挑选的财阀或名门望族家的姑娘会排起队来的。但是，她很快就意识到与上流社会没什么关系的家庭期待那种婚姻，无异于是躺在柿子树下张开嘴巴等待熟柿子掉到嘴里。她想过找职业媒人，又于心不甘。虽然更多的是出于伪善，不过她在道德方面的洁癖一如往常，她渴望白璧无瑕的清纯的生活，同时享受和别人同样的物质富饶。

她希望儿子当医生，因为在韩国，医生正是可以将道德无瑕与物质富饶这两个悖悖实实在在地捏在手里的为数不多的职业中的一种。不过，医生不是在本人意愿不明的状态下能因他意而当的，而且即便本人的意愿再怎么明确，如果在学校的成绩不很突出同样是不能当的。母亲对一次都不曾迂回和脱离她划出的线路、顺利而端直地走过来的儿子颇为满意和自豪，却根本不曾想象到那股迷惑儿子的盲目的力量。随着国家对全体国民实施医疗保险，医生只要开业就能挣到几倍于工薪阶层的那份预期收入也出现了偏差。母亲希望英斌当教授留在母校的附属医院。聪明的母亲当然明白，这要经历比别人更艰苦而漫长的历练过程，要拿到学位，还要有运气。不过以毕业成绩、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评分而论，只要有名额，英斌的留校就值得期待。她的夙愿是，儿子即便幸

运地当上了教授，依然能对人们叫着教授教授递上的红包之类的东西不屑一顾，当一名有权威而又受人尊重的特诊医生。

她渴望与能为此默默做后盾的家庭结为亲家，可惜在她等待可口的饽饽期间，儿子已然过了三十。我儿子缺什么呢？“儿子和女儿不一样，年龄大一点也没啥可急的。”周围的这般安慰同样伤她的自尊心。她后来把要求降低了一个档次：我不过是想生前能抱一抱孙子啊，侍候儿子侍候得腻味了啊，不知为什么浑身这么刺疼啊，等等，她不住地说，显然是有儿子的母亲渴望儿媳妇的那套缠人的把戏。

母亲的纠缠达到极限时，英斌抱着只要母亲喜欢就行的心态给母亲看了一个对象，就是现在的妻子秀景。秀景是英斌做实习医师时经母亲朋友的介绍相过亲的一个姑娘。当时母亲的眼光正高不可及，只是迫于朋友的一番好意才让他们相了亲，并未期待成功。秀景是她如今根本想不起是否有过那么一回事的对象。英斌对秀景的第一印象，是除了清秀之外再无特别之处的平淡的人。他曾模糊地相信，遇到想结婚的对象，必定会有某种不可抑制的强大力量在双方间相互作用。此后他因为母亲或老师或前辈的介绍，还不得不间或相过亲，但是每次见过面后，感觉统统不过是那么回事，甚至没有给他留下能够分清谁是谁的印象。然而和秀景，虽然彼此没有再会面的约定，却时不时会在即将淡忘时邂逅。

某个非常疲倦的一天，英斌走在医院的走廊里，一个有些脸熟的女人跟他打招呼：“我是秀景。”听了女人的自我介绍，他才反应过来，说：“啊，是啊。”然后便问她怎么在这里。她回答说来探视一个熟人。“那

么再见，”他说着正要走过去，却看到女人脸上浮现着几乎没有戒备的亲近感，还有羞涩的笑。他刚好发现眼前有个自动售货机，便说如果不忙的话喝一杯咖啡吧，然后翻口袋。可是他找不出硬币或千元钞票，正在惶恐不安之际，女人说“啊，这儿有”，说着从自己的硬币袋里拿出几枚一百元和五百元的硬币，一枚一枚当啷、当啷放进他的手心里。此刻，任谁能不认为那只手很可爱呢？那种感觉，是看着父亲死后出生的，年龄相差十多岁的，与其说是同辈更让他感觉接近于下一代的英妙时，他经常有的一贯感觉。

他们偶尔还在朋友的婚礼上或地铁里见过面。她既不咋呼也不淡漠，只是打个招呼。那种邂逅一年会重复一两次，之后，彼此见了面便同时点个头，对两人之间的偶然颇感新奇，最后便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女人首先问了电话号码，还附带着解释说医院里有认识的人也许会比较方便。想来这也是极其自然的。自从可以相互联系后，感到方便的倒是英斌。因为在那些不得不成双作对出席的场合，他终于有了愿意陪同的异性。其实此类事也没有几次，也不曾出现值得回忆或感觉压力的场景。那些事似乎不完全是偶然。

秀景的外婆家就在英斌当军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偶然。那时秀景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当国语老师，暑假到外婆家去玩，再次偶然与他相遇。那个夏天，他们开始经常见面，他有了受秀景外婆家的邀请吃烙饼和清汤鸡的长足进展。虽说是没有热情的偶然，然而彼此多次重复后，女方首先感觉到了命运之类的东西。